

洪紫瑩 關於“妳”

重塑對妳的印象，由那天的報紙新聞開始。妳還會有印象嗎？是一場屯門公路的致命車禍將妳帶走的。

抱歉把妳的名字忘記，連我自己也感到驚訝。有關妳的一切都顯得那麼善忘，善忘在這九年的時間內，妳真的好像消失了。九年來，不只有妳，還有那個妳曾被罵、被遺棄的家也轉變了。我開始懷疑，一切是否曾經發生？幾乎都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，幾乎要從我的腦海中抹去一樣。要是現在的妳看到這個情況，妳會失笑嗎？要是現在的我們再看到妳，我們有資格責備妳嗎？可惜妳永遠是那麼反叛年青，任憑我想像也不會得出結果。

事實上我對妳的印象只有數次，多麼令人可悲又可笑的現實。那次妳背對著我，那是一把烏黑亮麗的長髮，隨著你身體的律動而搖曳。我輕輕的撫摸著，彷彿不曾摸過的如此珍品般的秀髮。我小心翼翼的站在妳背後，此時陽光正好由屋的大門射入，秀髮好像吸收了陽光精華，竟然跟陽光一樣閃動著相同金色的光，投射入我年輕細小的眼睛，形成一幅美麗的圖畫。

可惜那是夕陽的餘光並不長久。果然，後來妳狠心把那一頭長髮剪掉。

你頭也不回的離開原本屬於的家，連唯一我對妳的聯繫也一併剪斷。我開始不認識妳，有關妳的消息也不過偶然從父母口中提起。那時候我不過是一名小學生，對於這種斷絕來往的狀態感受不深，但明明妳就是家族的一員，妳卻選擇放棄。

後來，家人更有意識的不再提起妳。在姐姐的家中，已找不到屬於妳的東西，看不到妳的照片，感受不到妳的起居生活。你過得好嗎？妳快樂嗎？作為長女的妳逃脫看似的束縛，後來妳的家亦因一宗婚外情而散了，回想起來妳的任性又有誰有資格批評。我只是由一個局外嘗試了解妳，但發現做不到。即使妳終於變得世故一點，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，但和家庭的缺口任憑再努力在妳倒數的時間中也沒有好好修補。

那是我最後一次知道你的事。

父親帶點驚訝的告訴我，屯門車禍的死者是妳。我愣一愣，看了一眼報紙，是妳嗎？其實我早已忘記了妳的樣子，諷刺的是報紙上的照片是多麼清晰，卻喚不起我對妳的印象。這名束短髮的女子，就這樣死

了，多麼可惜啊！父親的反應冷靜如平日一般，或許他心中的嘆息是我不能想像的，這一個名字，這一個樣子的女孩，曾經是祖母的寶貝。我哭不出來，但心中又有一陣悶氣緊緊的捉實心房。灰白照片上妳是多麼的神氣，和印象中的妳完全不同，要是沒有父親提起我幾乎會把妳逝世的消息略過。

接下來的一星期便是處理妳的身後事。由富山殮房到和合石火葬場，就這樣靜靜的走完你最後該走的一段路，然後化成了一團若即若離的白煙，就這樣走了，彷彿聽不到一聲再見，聽不見妳的踏步聲。我也沒有主動的跟你道別，僅留在家中悼念，悼念一個已經變得沒有印象的人。

這一年，我十三歲，你廿二歲。

快十年了，大家都忘記了嗎？只有在某些人的心底，才默默紀念著曾經有你這樣的一個女孩降生過。你比那天和合石的白煙還輕，更早的飄離地，更早的消失在每一個人的視線。我嘗試尋回對你的片段，可笑的是我竟然連你最後安身之處也不知道，只知道在墓園中有屬於妳的一角，僅可以在墓園的外圍憑弔。妳真的是叛逆、任性的嗎？還沒有答案便結束了，顯然比某天的夕陽更要脆弱。還記得嗎？那是我對妳最美好也是最後一點的回憶，有如陽光一點一點閃爍的灑在地上，殘酷的等待黑暗吞噬。

就是妳，我的表姐。2009年，我終於跨過妳的年紀，可以大聲的問：妳好嗎？然後我回答：我很好。

家中的玻璃桌子上，留下了一張妳僅餘年幼時的黑白照片。照片中的女孩天真無邪的向著鏡頭微笑，但有誰又會想到，妳竟然比這張照片更年輕的離開這花花綠綠的世界。這大概是真正存在唯一可以手握的憑藉，即使正在發黃，回憶正在化開，但其實那天妳長髮甜美的樣子，早已成為永遠的記號，即使蓋上眼也能看見。